

图像压缩的分形 理论和方法

陈鹤良 编著



致 读 者

本书由国防科技图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。

国防科技图书出版工作是国防科技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。优秀的国防科技图书既是国防科技成果的一部分，又是国防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。为了促进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，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，培养优秀科技人才，确保国防科技优秀图书的出版，国防科工委于1988年初决定每年拨出专款，设立国防科技图书出版基金，成立评审委员会，扶持、审定出版国防科技优秀图书。

国防科技图书出版基金资助的对象是：

1. 学术水平高，内容有创见，在学科上居领先地位的基础科学理论图书；在工程技术理论方面有突破的应用科学专著。
2. 学术思想新颖，内容具体、实用，对国防科技发展具有较大推动作用的专著；密切结合科技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需要的高新技术内容的专著。
3. 有重要发展前景和有重大开拓使用价值，密切结合科技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需要的新工艺、新材料内容的科技图书。
4. 填补目前我国科技领域空白的薄弱学科和边缘学科的科技图书。
5. 特别有价值的科技论文集、译著等。

国防科技图书出版基金评审委员会在国防科工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，负责掌握出版基金的使用方向，评审受理的图书选题，决定资助的图书选题和资助金额，以及决定中断或取消资助等。经评审给予资助的图书，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列选出版。

国防科技事业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。国防科技图书承

担负着记载和弘扬这些成就,积累和传播科技知识的使命。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,国防科工委率先设立出版基金,扶持出版科技图书,这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创举。此举势必促使国防科技图书的出版,随着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更加兴旺。

设立出版基金是一件新生事物,是对出版工作的一项改革。因而,评审工作需要不断地摸索、认真地总结和及时地改进,这样,才能使有限的基金发挥出巨大的效能。评审工作更需要国防科技工业战线广大科技工作者、专家、教授,以及社会各界朋友的热情支持。

让我们携起手来,为祖国昌盛、科技腾飞、出版繁荣而共同奋斗!

国防科技图书出版基金
评审委员会

国防科技图书出版基金 第三届评审委员会组成人员

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名誉主任委员 | 怀国模 |
| 主任委员 | 黄 宁 |
| 副主任委员 | 殷鹤龄 高景德 陈芳允 |
| | 曾 铎 |
| 秘 书 长 | 崔士义 |
| 委 员 | 于景元 王小謨 尤子平 |
| (以姓氏笔划为序) | 冯允成 刘 仁 朱森元 |
| | 朵英贤 宋家树 杨星豪 |
| | 吴有生 何庆芝 何国伟 |
| | 何新贵 张立同 张汝果 |
| | 张均武 张涵信 陈火旺 |
| | 范学虹 柯有安 侯正明 |
| | 莫梧生 崔尔杰 |

目 录

第一章 绪论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|
| § 1.1 分形与混沌: 李生兄弟 | 1 |
| § 1.2 为什么分形方法能压缩图像 | 6 |
| § 1.3 用分形方法进行图像压缩的基本思路 | 9 |

第二章 理想图像的数学模型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§ 2.1 人类视觉 | 14 |
| § 2.2 理想图像 | 17 |
| § 2.3 理想图像的数学模型 | 20 |
| § 2.4 离散图像 | 24 |
| 2.4.1 离散黑白图像 | 24 |
| 2.4.2 离散灰阶图像 | 25 |

第三章 图像压缩分形理论的数学基础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§ 3.1 基本集合论 | 26 |
| 3.1.1 集合 | 26 |
| 3.1.2 集代数 | 26 |
| 3.1.3 笛卡儿积、向量和、数乘 | 28 |
| § 3.2 度量空间、映射、变换 | 30 |
| § 3.3 欧氏空间的仿射变换 | 32 |
| 3.3.1 线性变换和仿射变换 | 32 |
| 3.3.2 一维空间的仿射变换 | 32 |
| 3.3.3 欧几里得平面上的仿射变换 | 33 |
| 3.3.4 三维实空间的仿射变换 | 35 |
| 3.3.5 欧几里得平面上线性变换的范 | 35 |
| § 3.4 度量空间的拓扑性质和变换 | 36 |
| § 3.5 压缩映射定理 | 44 |
| 3.5.1 完备度量空间的压缩映射定理 | 44 |
| 3.5.2 不完备度量空间的压缩映射定理 | 47 |

| | |
|--|-----------|
| § 3.6 拼贴定理 | 48 |
| 3.6.1 完备度量空间的拼贴定理 | 48 |
| 3.6.2 度量空间的拼贴定理 | 50 |
| § 3.7 码的稳定性 | 51 |
| § 3.8 迭代变换理论与分形几何的联系 | 53 |
| 第四章 迭代函数系统(IFS)理论 | 55 |
| § 4.1 图像的空间 | 55 |
| § 4.2 H 空间上的压缩映射 | 58 |
| § 4.3 迭代函数系统(IFS) | 60 |
| § 4.4 二维空间 R^2 中仿射变换的 IFS | 63 |
| § 4.5 计算 IFS 吸引子的复印机算法 | 64 |
| § 4.6 Hausdorff 空间的拼贴定理 | 64 |
| § 4.7 用 IFS 的黑白分形图像压缩 | 65 |
| 第五章 灰阶图像的迭代函数系统(IFS)方法 | 68 |
| § 5.1 测度论的基本概念 | 68 |
| 5.1.1 测度 | 69 |
| 5.1.2 Borel 集、Borel 测度 | 69 |
| § 5.2 随机的迭代函数系统 | 71 |
| § 5.3 灰阶图像的复印机压缩算法 | 74 |
| § 5.4 寻找 Markov 算子的基本思路 | 75 |
| 第六章 基于迭代变换理论(ITT)的分形编码方法 | 77 |
| § 6.1 迭代变换理论(ITT) | 77 |
| § 6.2 ITT 编码的数学基础 | 79 |
| 6.2.1 对象支持的分割 | 79 |
| 6.2.2 距离函数 | 80 |
| 6.2.3 二维 Borel 测度空间 P 上的 Markov 算子 | 81 |
| 6.2.4 测度的编码和解码 | 83 |
| 6.2.5 分辨力 | 85 |
| § 6.3 基于 ITT 的数字图像编码系统 | 86 |
| 6.3.1 图像编码概述 | 86 |
| 6.3.2 图像分割、距离和变换 | 87 |
| § 6.4 数字图像的分块式分形编码程序 | 92 |
| 6.4.1 程序概述 | 92 |
| 6.4.2 域块库的构造 | 93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6.4.3 变换库的构造及搜索方法 | 94 |
| § 6.5 系统特性 | 96 |
| 6.5.1 比特率的计算 | 96 |
| 6.5.2 图像重构 | 98 |
| 6.5.3 分块式分形码的特性 | 99 |
| 第七章 研究进展 | 101 |
| § 7.1 与向量量化(VQ)压缩方法的关系 | 101 |
| § 7.2 与小波压缩方法的关系 | 103 |
| § 7.3 分形图像压缩方法的新进展 | 106 |
| 7.3.1 不必搜索的分形图像编码 | 107 |
| 7.3.2 增大区块和减少搜索时间的分形方法 | 108 |
| 7.3.3 近似正交基的分形压缩方法 | 110 |
| § 7.4 分形方法的进一步分析 | 110 |
| 7.4.1 改进的拼贴定理 | 111 |
| 7.4.2 分形图像压缩的收敛性 | 113 |
| 第八章 结语 | 116 |
| 后记 | 121 |

第一章 绪 论

图像压缩的分形方法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：给定一幅离散的原始图像，怎样用计算机产生一幅分形图像，它看上去与原图像很相似，并可以用比原图像更少的位数表示。

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，我们在本章简述：(1)什么是分形；(2)为什么分形方法可以解图像压缩；(3)用分形方法进行图像压缩的基本思路。

§ 1.1 分形与混沌：孪生兄弟

本世纪 70 年代，由于计算科学的飞速发展，非线性科学出现了一对孪生兄弟：混沌与分形。

研究表明，宇宙中许多表面上服从决定论定律的简单系统，其行为仍然是很难预测的，由此产生了混沌理论。大自然中许多常见的不规则的复杂现象，如山峦和云团的外形，曲折的海岸线等。它们处处无规则可言，但整体与其局部有相似性，因而导致了分形理论。

混沌事件在时间标度上表现了相似的变化模式，分形在空间标度上表现出相似的结构模式，它们表明混沌与分形之间有密切的关系。混沌是演化的科学，分形是存在的科学；混沌是过程的科学，分形是状态的科学，有人称分形几何就是混沌几何。

实际上，分形结构往往是混沌动态过程的产物。只要混沌过程在一些地方形成了某种环境（如海岸、大气、地质断层等），就很可能留下分形结构（海岸、云、岩层等）。

混沌学说的奠基人 Feigenbaum 在 1992 年说，混沌和分形之

所以迟至本世纪 70 年代中期才蓬勃发展，并非由于以前人们的智力不足，也不只是因为计算技术的发展，而是因为人们的智力与计算技术的完善的有机结合。我们因此对长年观测到的现象有了新的理解，它并非只停留在计算机上，而是将它公式化，变为我们可以操作的观念，这是具有新知识的人凭藉计算机威力迅速取得的结果。这些观念往往是带根本性的。如果没有计算结果的支持，人们即使明显地感觉到它们存在，也不知如何得到它们。计算技术的巨大发展，为科学的发现提供了更深层次的信息，瓜熟蒂落，水到渠成，混沌与分形这对孪生兄弟便应运而生。

自然界的形状和各种图形可分为两类，一类是有特征长度的图形，一类是没有特征长度的图形。

有特征长度的事物如房屋、汽车、足球、人……，房子的宽高，汽车的长度，足球的直径，人的身长都是特征长度，这些事物的形状可以用线段、圆这些基本要素去逼近，这些线和面几乎都是光滑的，几乎处处可以求微分。

没有特征长度的形状是海岸线、云……，如果没有人工参照物，很难测量其尺度，仔细观察其局部可以发现许多细节，将细节放大，又发现局部与整体相似。没有特征长度的图形，其重要性质是自相似。典型例子是 Koch 曲线，它是将一根直线线段等分为三段，中间一段以两段等长线段构成的凸折线代替，这过程无穷地重复下去构成的（见图 1.1）。

分形，就是那些没有特征长度的图形的总称，Mandelbrot 说“1975 年，我由描述碎石的拉丁文 *Fractus*，创造出 *Fractal*（分形）一词，分形是几何外形，它与欧几里德外形相反，是没有规则的，首先它们处处无规则可言，其次它们在各种尺度上都有同样程度的不规则性。”

分形还没有确切的简明的定义，但是分形的集合具有如下特征：

- (1) 该集有精细结构，即在任意小的比例尺度内包含整体；
- (2) 无论从局部和整体来看，分形集都是很不规则的，无法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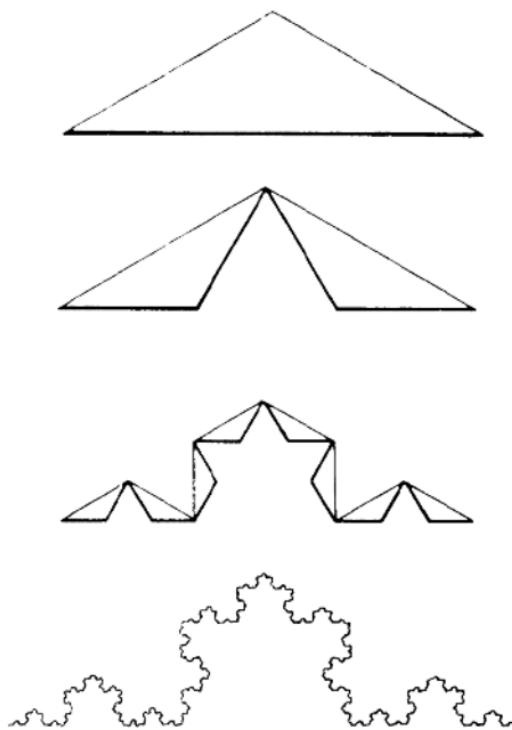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1.1 Koch 曲线。将线段等分为三段，中间一段以两段等长线段构成的曲折线代替，此过程无限地重复下去，即可构成 Koch 曲线

传统的几何语言来描述：

(3)通常分形集都有某种自相似性，可能是近似的，也可能是统计意义；

(4)通常分形集的“分形维数”比它的拓扑维数要大；

(5)许多情况下，分形集是非常简单的，或者是递归的。

欧几里得几何和微积分方法不适合于分形的研究。分形的主要工具是它的维数、粗略地说，维数表示一个集合占有多大空间，

它定量地表述分形的形状和复杂性。

(1) 最简单的分形维数是相似性维数 D_s

如图 1.2 的线段、正方形、立方体……，当线度减少一半时，相似形的个数 $N(1/2)$ 为

$$\text{线段 } N(1/2) = 2 = 2^1$$

$$\text{正方形 } N(1/2) = 4 = 2^2$$

$$\text{立方体 } N(1/2) = 8 = 2^3$$

当把某图形线度缩少为原来的 $1/a$ ，该图形是由 $N(1/a)$ 个与原图形相似的图形所构成， $N(1/a) = a^D$ 。

正常的线、面、体、维数 D 分别是 1、2、3，都是整数。对 Koch 曲线， $N(1/3) = 4$ 。

(2) Hausdorff 维数 D_H

假定维数 $D_H > 0$ ，用直径小于 ϵ 的可数个球覆盖集合 E ，此时，若 d_1, d_2, \dots, d_k 为各球的直径，则 D_H 维 Hausdorff 测度可用下式定义：

$$M_D(\epsilon) = \lim_{\epsilon \rightarrow 0} \inf \sum_k d_k^D \quad (1.1)$$

当该测度从 0 向无限大迁移时，在间断点上的 D 称为集合 E 的 Hausdorff 维数，以 D_H 表示。

[例 1]

直线段的测度是线长， $D_H = 1$ ，即一维测度是直线段长度；二维测度是面积；三维测度是体积。

[例 2]

Koch 曲线。

Koch 曲线为集合 E ，用 $\epsilon = 1/3, d_i < 1/3$ 的多个小球覆盖，比如七个球（图 1.3）。覆盖的方法应该完全没有浪费（没有重叠，即下确界是 inf）。

如用一维测度，每当把单位长度缩为原先的 $1/3$ 时就出现 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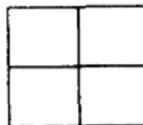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1.2 线段、正方形的维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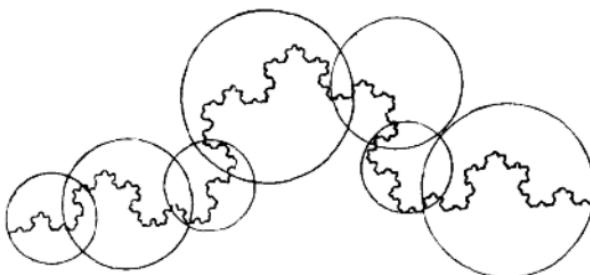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1.3 小球覆盖 Koch 曲线

个同样图形,即是说,若覆盖球直径为 $1/3$,近似图形长度就伸长 $(4/3)$ 倍,若球直径为 $(1/3)^n$,则总长度就为 $(4/3)^n$ 。所以,球的直径趋于零时,一维测度(线长)趋于无限大,由于 Koch 曲线是线,不难推知其二维测度(面积)为零。在 $D=1$ 与 $D=2$ 之间测度从无穷大变为 0 的过程中,在间断点 $\lg 4/\lg 3$ 处有有限值,该点的维数(D 值)就是 Hausdorff 维数(图 1.4)。

$$D_H = \lg 4 / \lg 3 = 1.2618$$

该值又可证明如下,用多个大小相等的小球,不重叠地完全覆盖 Koch 曲线,球的直径为 $(1/3)^n$,个数便为 4^n 。从定义出发,该曲线的 Hausdorff 测度

$$M_{D_H}(\varepsilon) = \lim_{N \rightarrow \infty} (4)^N (1/3)^{N \cdot D_H} = M \text{(有限值)} \quad (1.2)$$

$$3^{N \cdot D_H} \cdot M = 4^N$$

$$\lg M + N \cdot D_H \lg 3 = N \lg 4$$

当 $N \rightarrow \infty$, $N D_H \lg 3, N \lg 4 \gg \lg M$

$$\therefore \lim_{N \rightarrow \infty} N \cdot D_H \lg 3 = N \lg 4$$

$$D_H = \lg 4 / \lg 3 = 1.2618 \quad (1.3)$$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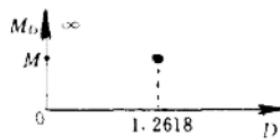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1.4 Hausdorff 维数

分形维数还有多种定义方法,分形维数表示分形的复杂程度,以曲线为例,直线段的分形维数为1,最简单。维数越接近2,形状越复杂,占据的面积越大,最复杂的 Peano 曲线 $D_H = 2$ 。它能覆盖整个平面。

分形是一类看上去复杂性颇高的特别的几何图形,它与欧几里得几何的根本区别是,其基本要素不是直线、圆之类的直观元素,而是用算法和程序集来表示,要凭藉计算机显示出它的几何形态。

用语言可类比这两种不同的几何理论。

印欧语言以一个有限的字母表(英语是26个字母)为基础,串接成各种单词,欧几里得几何则拥有能构造各种复杂图形的少量基本要素(直线、圆等)。

汉语等一类语言由本身就有含义的象形符号组成,这类语言拥有的符号或元素成百上千,可认为是无限的。分形几何采用大致相同的方式组建而成,它由无数的元素组成,每个元素都是完整和唯一的,它们由算法定义,算法在分形几何语言中起基本单位的作用。

§ 1.2 为什么分形方法能压缩图像

根据分形理论,不少复杂的图形,从计算的观点看来,其信息含量并不大,可以用简单的程序来产生。

比如蕨类植物的图形,看上去比较复杂,用一般图形表示法要用上万个数据,但采用分形方法,仅需24个数据,用迭代函数系统(IFS)方法便可在计算机上产生这种图形(图1.5)。

这说明,通过迭代这全反馈的动态过程,用参数不多的算法就可以在计算机上显示出相当复杂的自然图形,复杂的图形寓于简单的算法之中。这是可以采用分形方法进行图像压缩的主要根据之一。

| a_{11} | a_{12} | a_{21} | a_{22} | b_1 | b_2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0.0 | 0.0 | 0.0 | 0.17 | 0.0 | 0.0 |
| 0.84962 | 0.0255 | -0.0255 | 0.84962 | 0.0 | 3.0 |
| -0.1554 | 0.235 | 0.19583 | 0.18648 | 0.0 | 1.2 |
| 0.1554 | -0.235 | 0.19583 | 0.18648 | 0.0 | 3.0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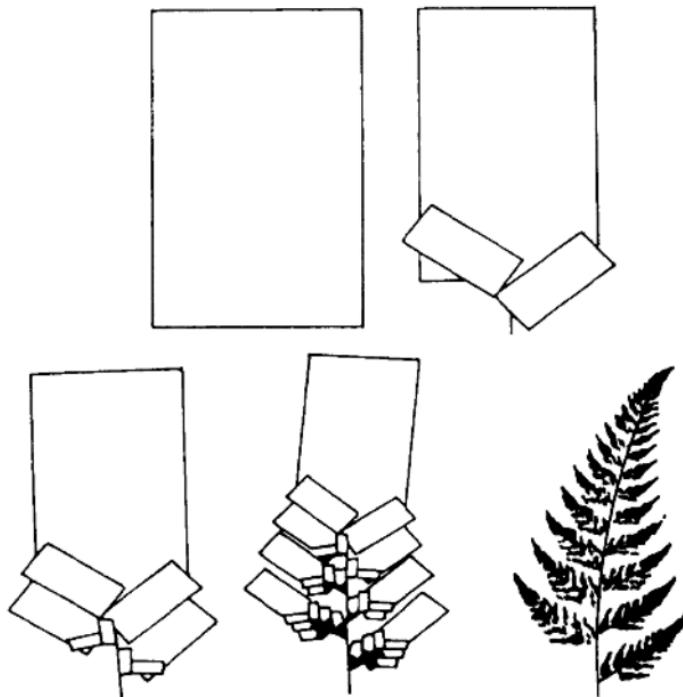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1.5 蕨类植物的图形。以任意图形(此处为矩形方块)为初始图形,以一组四个仿射变换作多次迭代变换,便得到极限图形,它由 24 个数据唯一确定,而通常这些复杂图形要占有上万个数据

科学家们发现,自然界许多事物的发展过程,如生长、凝聚、进化等,形成多种分形结构。

以人的循环系统为例,从主动脉到毛细血管,形成一类连续分布,直至细到血球细胞只能排单行滑行,它们的分支是一种分形结

9910015

构,就象 Koch 曲线把无限长的曲线挤进有限的面积一样,循环系统把巨大的表面挤进有限的体积中。大自然所发明的分形结构非常有效。在多数组织中,一个细胞到血管的最远距离,很少超过三至四个细胞的大小,这样紧凑有效的结构中,血管所占的空间还不到人体的百分之五。

理论生物学家推测,在形态发生的过程中,分形结构不仅是常见的,而且是普遍的。

树木的枝叶呈分形,用以获取阳光、空气和抵抗风力。在植物的种子里,只有一定的信息为这种植物编码,所以植物的复杂程度是有限的。它不过是在生长过程中新陈代谢(不断迭代)而形成的复杂分形形态。

因此,分形意味着自然界是许多复杂形态中潜藏着有组织的结构。大自然的美,就在于她在本质上是简单的。如果我们能找到这些有效的信息,我们就能简洁地表述自然界的图景。

这是我们能够采用分形方法进行图像压缩的另一个重要根据。

当然,这些称为分形的自然体,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分形。它们只是在一定的尺度内表现得非常像分形,在这种尺度范围内可以看作分形。“自然分形”与数学上的“分形集”是有区别的,本质上不存在真正的分形,就像并不存在真正的线和圆一样。但是,这并不妨碍我们用欧几里德几何去描述物体的形状,也不妨碍我们用分形方法去进行图像压缩。

用分形方法进行图像压缩的先驱是 Barnsley。

1979 年,Barnsley,这位牛津大学培养出来的数学家,去意大利科西嘉岛开会时,遇见 Feigenbaum,知道了混沌理论的基本概念,他的直觉告诉他那些正是分形的对象,他深入研究 Mandelbrot 分形集,发现自然界许多事物隐藏着分形结构,可以用很少几条规则把它们翻译出来,这些模型比欧几里得的几何模型有意义得多。于是,他在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教授数学的同时,致力于寻找这些分形的秩序。

80年代中期,Barnsley从数学上找到了重要的理论根据,率先提出用迭代函数系统(IFS)这种分形方法进行图像压缩,为图像压缩提供了一条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新思路。在他的指导下,他的得意门生Jacquin首次提出分块的迭代变换理论算法。这是第一个利用计算机进行图像的分形压缩的自动算法,对分形图像压缩方法的实用化,起了奠基的作用。

§ 1.3 用分形方法进行图像压缩的基本思路

迭代函数系统,其实是一组压缩仿射变换 $[W_1, W_2, \dots, W_s]$ 每个压缩仿射变换 W 形如:

$$\begin{bmatrix} x_{n+1} \\ y_{n+1} \end{bmatrix} = W \begin{bmatrix} x_n \\ y_n \end{bmatrix} = \begin{bmatrix} a_{11} & a_{12} \\ a_{21} & a_{22} \end{bmatrix} \begin{bmatrix} x_n \\ y_n \end{bmatrix} + \begin{bmatrix} b_1 \\ b_2 \end{bmatrix} \quad (1.4)$$

$$d(W(X_1), W(X_2)) \leq s \cdot d(X_1, X_2) \quad (1.5)$$

$$0 \leq s < 1$$

x_i, y_i 是点 X_i 的坐标, $a_{11}, a_{12}, a_{21}, a_{22}, b_1, b_2$,是变换常数, $d(X, Y)$ 表示点 X 与点 Y 的距离, s 是小于1的正常数,称为压缩因子,压缩仿射变换其实是由缩小、旋转、反射、位移等基本运算构成的变换,其迭代运算得到的极限图像与初始图像无关,它由一组仿射变换唯一确定。前面说过的24个参数即一组四个仿射变换确定了一幅蕨类植物的图像。

图像压缩是一个逆问题,给定一个图像,如何找出这一组压缩仿射变换的参数。

我们以一维的压缩变换为例,来说明用分形方法进行压缩的原理。

设 $f(x)$ 是实数轴某区间 $[a, b]$ 内的压缩变换

$$f(x) = ax + \beta \quad |a| < 1 \quad (1.6)$$

对区间 $[a, b]$ 内的点, $x_{n+1} := f(x_n) = ax_n + \beta$ 此迭代变换产生一个收敛点序列, $\{x_0, x_1, \dots, x_n, \dots\}$ 收敛于不动点 x_f 。

根据不动点的定义, $x_f = f(x_f)$,由该变换唯一确定,而不管初

始点 x_0 如何选取, 很易证明,

$$f(x) = \alpha x + (1 - \alpha)x_f \quad (1.7)$$

只要 $|\alpha| < 1$, 该函数迭代的结果必然是 x_f 。换句话说, 式(1.6)给不动点 x_f 编码, 确定了

$$x_f = \beta / (1 - \alpha) \quad (1.8)$$

假设我们有一个具有约定编译码方式的通讯系统。为了把数据 x_f 从发射端送到接收端, 在发射端只需按式(1.6)把 α 和 β 两个数送出, 接收端收到 α, β 后, 通过迭代运算便把

$$x_f = \lim_{n \rightarrow \infty} f^{(n)}(x_0)$$

译出。

以此为例, 我们可以构造任何一个收敛于 x_f 的压缩变换

$$f(x) = [x + (g - 1)x_f]/g, \quad |g| > 1 \quad (1.9)$$

压缩因子 $\alpha = 1/g, \beta = (g - 1)x_f/g$, 不动点为 x_f 。

重要的是不动点是唯一的。发射端送出 α, β , 接收端通过迭代便可以唯一地解出 x_f 。

当然, 在一维的实数时, 找出相应的压缩变换相当简单, 在二维图像的情况下, 构造压缩变换就困难得多, 但拼贴定理告诉我们, 可以做到这一点。

仍以一维实数为例, 我们要对 x_f 编码, 假定很难找到以 x_f 为不动点的函数 $f(x)$, 但可以找到另一个压缩变换函数 $g(x)$, 它的不动点 $x_g = g(x_f)$, 近似等于 x_f 。其压缩因子为 $|s_g| < 1$ 。我们看看, 当不动点与 g 对不动点的变换相差不大, 即 $d(x_f, g(x_f)) < \epsilon$ 时, $g(x)$ 的不动点与 $f(x)$ 的不动点究竟相差多大? 按三角不等式:

$$\begin{aligned} d(x_g, x_f) &\leq d(x_g, g(x_f)) + d(g(x_f), x_f) \\ &= d(g(x_f), g(x_f)) + d(g(x_f), x_f) \\ &\leq |s_g| d(x_g, x_f) + d(g(x_f), x_f) \\ d(x_g, x_f) &\leq \frac{1}{1 - |s_g|} \cdot d(g(x_f), x_f) = \frac{\epsilon}{1 - |s_g|} \end{aligned} \quad (1.10)$$

这结果在图像范围内称为拼贴定理。为什么叫拼贴定理? 因为我们此结果推广到数字图像时, 我们想寻找一个图像的压缩